

云贵高原 诡事录

噬魂魔窟

我是猴三◎著

8

4

7

5

6

噬魂魔窟

我是猴三◎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贵高原诡事录 / 我是猴三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46-0247-0

I. ①云… II. ①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5419号

云贵高原诡事录

出 版 人: 田 辉

作 者: 我是猴三

责任编辑: 齐丽华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电 话: 88417359 (总编辑室兼传真) 68469781 (发行部)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 cpbh1985@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海外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监 制: 敖 晔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6-0247-0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云贵高原 诡事录

目录

第一章	老鸦山惊魂	1
第二章	夜半尸语	9
第三章	《杜鵑啼血》图	16
第四章	夜探食人洞	22
第五章	骇人绝笔书	29
第六章	林场有鬼	40
第七章	消失的记者	49
第八章	冥界的召唤	57
第九章	云岭与鬼窑	65
第十章	疯狂的纸钱	73
第十一章	骷髅	80
第十二章	夜闯病历室	88
第十三章	强盗的悲哀	96
第十四章	百合子	105
第十五章	阴阳师	112
第十六章	杀人怪鸟	120
第十七章	丛林大兵	128
第十八章	噬人天坑	137
第十九章	残骸之谜	145



第二十章	业余盗墓者.....	153
第二十一章	天使与魔鬼	161
第二十二章	未知结界	168
第二十三章	殉道者	175
第二十四章	体验死亡	182
第二十五章	亡灵计划	189
第二十六章	绝地冰窟	196
第二十七章	地狱巢穴	203
第二十八章	大黄蜂	210
第二十九章	决战祁连峰	217
第三十章	会飞的航母	224
第三十一章	地下实验室	231
第三十二章	亡灵之灾	238
第三十三章	世界末日	245
第三十四章	永世之殇	253
第三十五章	烟花散尽	261
尾 声		266

第一章 老鸦山惊魂

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日，在云贵高原一个名叫斯丹的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斯丹小镇周围大约四百多亩的森林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摧毁。当时被摧毁的树木无论大小，一律从一米五高的地方被齐齐斩断，然后凌乱地散落在四周。

这件怪事在国内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除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组派出记者前往调查以外，许多对UFO悬案有着浓厚兴趣的老外也被吸引过来了。

经过各路人马利用各种千奇百怪的仪器探测之后，对于整个事件，人们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有人认为，那是外星人的杰作，因为当时有人听到了类似于火车的声音在天空呼啸而过，而且还有人看到了红色刺眼的光芒。但气象学家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说，很有可能是罕见的雷暴现象，或者是龙卷风搞的鬼。可是不管哪一种结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足以让人信服。所以最终，人们给这一事件命名为“空中怪车”事件。

随着时光的流逝，就在大家都对此桩悬案逐渐淡忘时，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我们台里忽然迎来了一位身材瘦小、性格腼腆的男生。从男生的外表上看，像是一名刚走出大学校园不久的学生，年龄大概在二十五岁左右。可就是这样一位相貌平平的男生，却让整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统统用一种充满着疑惑与惊恐的眼神呆呆地看着他。

小伙子名叫崔思贵，原来是斯丹镇南部一个名叫阿达村的村民。几年前，他爸伙



同他大哥将他大嫂强奸了，之后用被子活活捂死，再用五床棉被盖在他大嫂的身上，然后父子俩潜逃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大哥和他老爸至今都还没有被逮捕归案。

不过这次小伙子前来我们电视台，并不是为了他父亲和他大哥的事情，而是为了他自己。据他介绍，他以前在学校里谈过一个女朋友，女友的名字叫小荷。但是后来，就在他们高中即将毕业之际，小荷却莫名其妙地失踪在斯丹小镇的一个山洞里了，当时许多人点着火把去寻找了三天三夜，最终只找到女孩的一件毛衣。而这一经过，崔思贵强调，很有可能，与当年的空中怪车事件有关。

在崔思贵将他的情况大体向我们反映以后，我转身把刘台长叫到办公室。我问刘台长：“崔思贵的事情，有很多值得人们去探索的东西。咱们台里，最近不是在筹备一个探索类的节目吗？我想和李元斌他们去调查一下，台长你觉得呢？”

刘台长像孩子一样，正拿着一个游戏机津津有味地打着。半晌，他才抬起头说：“我看还是算了。崔思贵，他大哥和老爸的案件没有了结，咱们再去报道他们家的事，这不给有关部门添乱子吗？人家案件没破，正急着想要让人遗忘，可咱们这样去……”

“台长的意思我懂，这次过去，保证不提当年的旧事。”我心事重重地说。

“你不提，别人也会想起来的啦！老爸伙同大哥强奸大嫂，这么劲爆的事儿哪那么容易忘掉？”

“可刘台，人命关天，一个人失踪了，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这事儿，刘台你不让去，我也得去。自己恩爱的女友失踪了，那种煎熬我深有体会。所以……”

见刘台长埋头打游戏机，我便没有再说下去。此后的三天里，为了想要去做这一期节目，我天天拉刘台长出去喝茅台。喝到第三天，把他喝高兴了，才一摆手说：“去吧！去吧！把……把……沈晓楠给……照顾好咯！她要是少了根……汗毛，我拿你开……开刀！”

第二天清晨，我趁刘台长还没有完全清醒时，火速将台里的工作一一交代好了，就带着刚到我们电视台实习的美女记者沈晓楠，还有司机阿奎和摄像师李元斌几人开着新闻采访车出发了。出发前，为了确保此行顺利，阿奎还特地将车内的汽油灌满，并随手往后备箱中丢了两个后备胎，以防万一。

斯丹小镇位于穆河县的东北部，离县城大约两个小时的车程。去崔思贵家采访时正好碰上我们当地降水量比较大的季节，车子刚开出去没多久，倾盆大雨就呼啸

而至。

大概下了一个小时候左右，雨小些了，我把车窗摇开，将头探出去一看，发现咱们已经到了在穆河县比较有名的一座大山——老鸦山。老鸦山海拔大约为两千多米，在旧社会，许多人饿死之后都会被亲人带到老鸦山的山腰，然后扔到下面的深渊里去。那时候，许多乌鸦成群结队地盘旋在老鸦山上，等待着死尸的到来。因此，许多年后的现在，知道老鸦山历史的人都会避免在老鸦山走夜路，就连当地往远处运煤的司机，都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自觉地带上一一些纸钱烧在路旁，以求平安。

在雷电笼罩之中的路坑坑洼洼，车身时不时地会颠簸一阵，可我们坐在车里的几个人心里都觉得踏实，丝毫没有恶劣的自然环境给吓到。因为，我们有阿奎在。在我们台里，谁都知道阿奎是从部队里出来的，开车都开了N多年的人了，区区一条山道，自然是难不倒他的。

见一车人都沉默着，一向喜欢开玩笑的阿奎就发话了：“老弟，到了那崔死鬼家，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杀只羊招待我们。阿达村的羊肉远近闻名，到了阿达不吃羊肉，天理不容啊！”

我给阿奎和元斌都递了支烟，笑着回答阿奎的话：“亏老哥你还是军人，三大纪律都不记得了？咱们这是去做节目，可不要搞得像土匪一样。电视台是文化人待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形象。”

几人正说着，忽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接着我就感觉自己的身子强烈地震动了几下。

而身边的晓楠则尖叫一声，直接从车窗中飞出去了，然后，我听阿奎喊：“山崩了！”

“糟糕！又是泥石流！”我紧紧抱着车的后座，然后一阵头晕目眩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一下车就发现我们所乘坐的新闻采访车直接从上面的公路上掉到下面的公路上来了，可是车身除了爆了两个轮胎以外，竟然完好无损，而且我们哥三个也都半点屁事没有。

俗话说，人倒霉起来喝口凉水都会塞牙。没想到刚出门就碰到了山路滑坡，把我们台里实习的唯一一个美女记者直接从车窗里甩出去了，目前活不见人，死不



见尸，也不知道她的情况如何。

阿奎下来，看了看车身，再看了看我和李元斌，接着抬起头去看上面坍塌的公路，然后便兴奋地做了一个阿门的动作。实在是很难想象，我们是如何掉下来却又毫发未伤的。

李元斌先检查了一下他的那些录像设备，见没问题了，才从后备箱中将车胎拿出来换上。在车中鼓捣一气之后，李元斌伸出手来，做了一个OK的手势，叫我和阿奎上车。

我失魂落魄地靠在车门上：“老弟，你难道没发觉有些不对劲吗？”

李元斌愣了愣，在我身上上下下审视：“牧哥，你……你没事吧？”

阿奎给了他一掌：“你没发现咱们车里少了一个人？”

李元斌猛然推开车门下来：“晓楠呢？晓楠……”

见李元斌心急如焚，两只眼睛像喷泉一样流着眼泪，我便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不用担心，搞不好是被路过的车辆救起，送医院去了。你先拨她的手机，看看有没有人接。”

李元斌把沈晓楠的电话拨通，拿在耳朵边听了半天，之后忽然见他手机摔到车里去了：“你他妈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谁接的电话？男的还是女的？”阿奎问。

李元斌擦了擦眼泪：“我哪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就听他喉咙咯吱咯吱地响。”

这时，一阵风吹来，我抱紧了被雨水打湿的夹克，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发冷。

就在我们打算去寻找沈晓楠的时候，阿奎抬着头看了半天，忽然回头对我和元斌说：“今天，是不是有日食？”

“今天不可能有日食，这么大的事情电视台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我说。

“真他妈见鬼了！早上十点钟都还没到，怎么感觉天就像要黑了一样？”

我从车中拿了件大衣披上，“可能是下雨天的原因吧！管他呢，先找到晓楠再说。几个大男人，把一个姑娘家搞丢了，我们怎么向台里交代？怎么向人家父母交代？”

“兄弟，别急，这么大个人不会蒸发掉的。”阿奎也拿了件衣服穿上，准备和我一起到上面的灌木丛中去寻找沈晓楠。我们想，沈晓楠要么掉在了山崖上面的一些灌木丛里，要么直接甩到地面上被过往的车辆救走了。若不出事的话，那是最好

不过了。若真出了事，我们也没有办法，毕竟交通事故要来的时候，不是你想要阻止就能阻止的。

想是这么想，可心中还是会很难过。毕竟人家才二十二岁，青春还很长，用阿奎不正经的话说，搞不好人家还是处女，人生的大好时光都还没有经历过。

就在我们即将离开时，只比沈晓楠大两岁的李元斌却匆忙将我和阿奎叫住。
“牧哥，奎哥！不对劲！”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阿奎不高兴地问。

“时间不对，现在已经傍晚七点了。”元斌将他的手机递给了我。

我拿在手中一看，上面显示的的确是十九点过七分，问道“是不是你刚才给晓楠打电话时摔了那一下，给摔坏了？”我说。

阿奎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看了半天：“他娘的！见鬼了。”

“你手机上也是这个时间吗？”我问。

阿奎将手机装进口袋，摸着脑袋想了很久：“他娘的，我没摔晕啊？”

李元斌也说：“我感觉我也没摔晕，就晃了那么一下，怎么一下子就到晚上了？”

仔细回想车子从上面掉下来的情景，我只感觉自己的身子除了震动之外，就是感觉风很大，遮天蔽日的，把外面所有的事物都给盖住了，“你们确信自己没有晕过去吗？”

阿奎回答道：“绝对没有晕过去，我一直都握着方向盘，不然车子怎么可能会这样安然无恙地落到下面？”

“我也确定，车子掉下来的时候，我一直都看着下面的海水。”李元斌说。

李元斌的话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你看着什么？海水？”

我这一问，把李元斌的脸色都问变了，“是的，海水，为什么？哪里来的海水？”

阿奎故作镇定地说：“你小子头转晕了吧？把雾气当海水了。”

“可那明明是蓝色的……”李元斌争辩。

我感觉太不合乎常理，“照你这么说，晓楠是掉进海里去了？”

阿奎沉默一会儿说：“我倒希望她真是落在海里。”可这是高山，别说附近有海，有个鱼塘就算不错了。



突如其来的一连串怪事让我们来不及去多想，当前一心只想把沈晓楠找到，好歹我也是台里的小领导，沈晓楠若出事，我难辞其咎。况且，这次出来调查崔思贵家里的事情，我可花了不少的心思。

可现在倒好，节目还没有开始录制，就先出车祸了，活生生搞丢了一个同事。表面看上去，阿奎和我都显得很淡定，只有年纪小一点的李元斌心急如焚，一直都泪眼婆娑。其实我和阿奎都知事态的严重，只是在没有找到沈晓楠之前，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第一，不要乱了手脚；第二，不能把消息透露出去，让刘台长那伙计知道。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我们唯有加快搜寻的速度，同时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沈晓楠没事。

阿奎从公路边捡了根树杈过来，在我们停车的右边将浓密的灌木扒开一个空隙，然后我和李元斌从车中拿了电筒就跟着他往里边钻。灌木长得很高，人一旦进入里边，不但能够很自由地走动，而且还能够看清里边的一些长满了青苔的石阶。想来，这条路已经废弃很久了，我猜想，在公路还没有修好之前，人们应该是通过这条羊肠小道通往山顶的。

顺着那条被废弃的山道，我们仔细地往上面搜寻。后来不记得搜寻了多久，忽然感觉头上的灌木没有了，我用电筒往四周一看，才发觉我们已经从山腰的另外一侧钻出来了。

当时夜幕已经降下，雨也停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山脚下若隐若现的村庄。阿奎问我，这附近荒无人烟，坐在车上根本就没看到有什么村庄，沈晓楠，会不会是被对面那个村的村民背到村子里医治去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先到下面的村庄走走，顺便弄点东西吃。如果刚才我们真是摔晕了，那么，想想也有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吧。

可李元斌死活要坚持留下来找沈晓楠。“牧哥，晓楠会不会有事？”

看李元斌一脸的哭丧样，我就继续安慰他说：“我们都没事，她能有什么事？找了这么久了，也没看到地上有血迹，那肯定是没事了……可能是掉到这里边，灌木深，一下子找错了出口，直接到对面那个村子里去了。我们先去看看，路黑，你跟紧点，别把自己搞丢了。”说着，我和阿奎就准备下山，到山脚的村庄去看看。

李元斌人小，胆子也小，我和阿奎去了，想他一个人也不敢留在车中。

大约走了二十几分钟，我们好不容易来到那村庄的入口了。阿奎停住了脚步，仔细地看对面空旷的打谷场，心里好像在想着什么。

“老哥，看什么呢？”我问他。

“感觉怪怪的，农村都应该养狗才对。太安静了。”

“这有什么，这两年老鼠药凶得很，狗都吃老鼠药死了。”李元斌说。

我想也对，我自家养的狗都被老鼠药弄死了，这年头养狗的确不容易。

可就在我们想要继续往前走时，打谷场那边忽然来了许多黑衣人。在雾气中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可是却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黑影在有规律地运动。

李元斌悄悄问我：“牧哥，那些人在干吗？”

我摇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感觉好像堵着一什么东西，就连话都不想多说了。阿奎呢，也和我一样，在这样的氛围当中，好像说话是一种罪恶，或者是一种恐惧。

那些高大的黑衣人在雾气中一个跟着一个走，很安静，没有人说话，就连脚步声都很小很小，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围绕着那个打谷场转圈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好像，这辈子就这样永远转下去。

离开打谷场很远了，我们沿着一条落满了煤渣的小路走到一栋茅草屋的面前。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年代，被誉为煤海之都，并且拥有着国内一流的发电厂和钢铁厂的穆河县，竟然还隐藏有茅草房，搞新闻采访也这么多年了，怎么从来没有听别人说起过呢？

阿奎突然将我和李元斌拦下，然后语气低沉地说：“老弟且慢，情况恐怕要复杂得多。这村庄里没有狗就罢了，怎么可能没有电灯呢？你看，他妈的，一片漆黑，连煤油灯都没有多少人点，太不正常了。”

看着电筒光已经很弱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先找户人家问问。面前的那栋茅草屋，从外边看过去，里面好像有人点了蜡烛。我们先到那户人家看看，问问这个村子里有没有百货店，先到百货店里买包烟，然后再充一下电才是主要的。

在我们当地有许多少数民族，所以我们在没有摸清情况之前，根本就不不要去奢望有户人家愿意好酒好肉招待我们。

看到阿奎疑神疑鬼的样子，我也不指望他能够帮我去弄点吃的了。我把眼镜摘下，用衣角擦了擦上面的水雾，然后就径自朝那栋微微亮着灯的茅草屋走去。



茅草屋的门半开着，一位白发老头灰溜溜地坐在一个火炉边。

“大爷，我想问问，今天早上有没有一位姑娘到这里来过？”

老头抬起头看着我，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说，继续闷着头抽他的旱烟。

我轻轻地走进，给大爷递了一支纸烟。老头磕了磕手中的烟杆，好像把我当空气一样，继续弄他的事情。这时，我看到他把自己的腿慢慢地伸出来，然后用烟灰往腿上抹。我用电筒往他的腿上一照，接着，外面的阿奎和李元斌就听到了我杀猪般的尖叫声。

在电筒光下，那老头的一条白色的腿骨忽然就映入了我的眼帘。

见我想要惊惶而逃，老头就拿了把铁锹当拐杖拄着，站起来了。他眯着眼睛打量了我一会儿才用苍老的声音对我说：“你赶紧离开，这儿没有你想要的人……听我的，年轻人，离开，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听我的，在十二点以前离开，不然你会后悔的……”

“大爷，你看见一位女孩子了吗？我是来找她的。”我胆怯地问。

大爷好像哭了：“她，她么？她不应该来，她是无辜的。”

最后我被大爷赶了出来，当我站在茅草屋门前时，那栋茅草屋忽然消失了。我顿时感觉到了无比的恐惧，想要大声叫喊出来，可是我的喉咙却像是被人扼住了一样，无法叫喊。

我朝阿奎和李元斌跑去，然后我们三人都开始像疯了一样往回狂跑。

在路经打谷场时，那些黑衣人忽然从四面八方朝我们涌来。随后我看到他们正在冲我们微笑，并且手牵手地将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然后开始慢悠悠地转圈子，一圈，两圈，一圈圈地转下去……

第二章 夜半尸语

车还在逶迤的山路上爬行，当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时，第一眼就看到笑容甜蜜的实习记者沈晓楠，她用纸擦了一个苹果朝我递过来：“主任，给你苹果。”我看了她半天，确定自己是在做梦以后，才把她的那个苹果接过来咬了一口。

满脸胡子的阿奎将嘴中的槟榔渣子从车窗中吐出去：“老弟，你昨晚没睡好吗？怎么一坐到车上就睡着了？”

“是啊！昨晚陪台长喝酒去了，还不是为了崔思贵家的事。对了，老鸦山过了吗？我刚才梦到咱们的车在老鸦山翻了，车子直接从山顶的公路掉到了山腰的公路上。我们三个都没事，就晓楠一个人从窗子中飞出去了。后来……”

沈晓楠打断了我的话：“主任，你……你不会吧？”

“我真梦到了，后来我们钻到灌木中去找你，顺着一条石阶来到了一个阴森森的村庄。村庄里有个打谷场，打谷场上很多穿着黑色衣服的人在莫名其妙地一个跟着一个转圈圈。对了，还有一所茅草屋，屋内坐着一个瘸子老头，他的腿没有肉，骨头都露在外面，他让我在十二点以前离开，不然我会后悔的。”

阿奎在笑：“你恐怖片看多了吧？”

“牧哥，老鸦山还没到……奎哥，你还是小心开车，我怎么觉得，牧哥的梦有点《死神来了》的感觉呢？”

阿奎一个急刹，很认真地问我：“告诉我，你梦中的情景清晰不清晰？”

“什么清晰不清晰，简直就和真的一样。要不是晓楠叫我，我搞不好就死在

梦里边了。老鸦山，车是碰到山路塌方，所以才掉下去的。”

“山路塌方？今天雨这么大，很有可能。”阿奎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李元斌问。

阿奎继续开车，然后在快要到老鸦山的时候，把车停在一片竹林边。

我问阿奎，他这是干什么。阿奎回答道：“有些东西是解释不清楚的，既然梦到了，就避一避吧！你梦中有大雨对不对？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那个小商店里买些蛋糕过来，先休息一下，等雨停了，咱们再走。”

雨停了，太阳却依旧没有出现，云层还是压得低低的，让人心头一阵烦闷。

阿奎弄了点风油精往自己的太阳穴上抹，他一个人坐在公路边的石头上鼓捣了半天，才示意我们上车，继续往前赶路。

车子缓缓地绕过几个山脊，峰回路转，老鸦山就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可就在那时候，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感到无比震惊——是的，发生交通事故了，前面一个山洼里整条公路的二分之一塌到山崖下去了，而一辆蓝色的东风车就直接翻到了山腰的公路里，并将一辆红色的小轿车砸得像块烧饼一样。

阿奎的额头冷汗直冒，我看他握方向盘的两只手都湿漉漉的。“老哥，你不要紧吧？”我问阿奎。阿奎皮笑肉不笑：“没事，小儿科——你那梦真邪！”

说话间，车子就到了公路坍塌的地方。看着塌出来的缺口，大家都绷紧了神经。尤其是和沈晓楠坐在一起的李元斌，更是悄悄地从沈晓楠的腰间伸手过去，将她的另外一只手紧紧抓在手心里。

好不容易过了那段坍塌的公路，到了安全地带时大家才松了口气。

等采访车行驶到山腰时，我让阿奎将车停下，我和李元斌两人扛着摄像机四处拍了几个镜头，然后才匆匆上了车，准备直奔阿达，去品当地的特色菜、水煮羊肉片。

刚上车，台长刘庆明就打电话来了：“祝牧，你们到哪儿了呢？斯丹镇那边有人举报说老鸦山一段的公路出现坍塌，并且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们没事吧？”

“多谢刘台的关心，我们刚过事发现场，拍了一组镜头。如果阿达那边的事情顺利的话，我们明天回台里就可以将交通事故的现场画面播放出来了。”

“晓楠……她……还好吧？”刘台长遮遮掩掩地问。

我知道那老家伙就是喜欢老牛吃嫩草，台里只要来个漂亮的女的，他可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搞到手。沈晓楠当初来的时候，那老家伙就在打她的主意了，不过却有李元斌这傻小子碍着，不好下手。老家伙一心想要将李元斌弄走，可是看着踏踏实实做事的李元斌，却苦于找不到辞退他的理由。

中午快一点钟的时候，我们总算到达了崔思贵家所在的阿达村。

当地的崔家听说有记者要来，早早地等候在了村口。我们的采访车刚一驶进阿达村的那条河道，崔家几十号人就开始在厨房里忙碌起来了。鸡鸭鱼肉，应有尽有。

到了崔思贵家，刚吃完饭，李元斌就去弄他心爱的摄像机去了。

那时，我正陪阿奎，还有崔思贵的几个叔父喝当地的烧酒，却不料被李元斌的一声惊叫吓了一跳。我心想，这傻小子，不会是在院子中看到蛇了吧？据我所知，只有蛇能够让他那么大声喊。

我和阿奎冲出客厅，来到李元斌所在的院子里，只见他脸色苍白，整个人瘫坐在地上，口中不断地喊着：“鬼……鬼……女鬼……”

“哪来的女鬼？”我问。

“镜头里，那死在红色小车里的女人，她冲着我笑……”

阿奎走过去，拍了拍李元斌的额头：“你小子眼睛看花了吧！那女的不都血肉模糊了吗？还会冲着你笑？大白天的你说什么鬼话……”

沈晓楠安慰了李元斌半天，我才单独将崔思贵叫到了他家的屋顶上，两人各带了个凳子坐下，打算听他说说自己的情况，以便我把思绪理清，该从哪个点着手，才能把这期的节目做到最好。

崔思贵向我讲起了当年他女朋友失踪的整个经过：2000年，刚高中毕业的他，带着女友小荷还有其他的几位同学一起到斯丹小镇东边的大和尚洞玩，那时候大和尚洞不像现在一样禁止游人进入，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所以进洞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前来阻止他们。

那天，崔思贵他们是早上十点钟左右进入到山洞的，因为崔思贵和小荷都在外地读书，几位老同学难得一聚，所以当时他们带了很多蜡烛，还有一些烤鸡一类的食物，准备在洞内狂欢，然后尽兴而归。

到了洞内，大家将蜡烛点燃，便去寻找被流水冲过来之后，被风干在洞内的枯



树枝过来燃火，准备一起弄东西吃。期间大伙打打闹闹，十分开心。后来吃得差不多了，崔思贵就和几个男生坐在一边玩扑克，而小荷则靠着他的肩膀看着他们玩。

过了一会儿，小荷站起身对崔思贵说：“阿贵，你坐着，我想去方便一下。”

崔思贵的同学石头说：“荷姐，怕什么，你就在这里方便呀！”

小荷白了他一眼说：“色鬼，你以为人人都像你！”

崔思贵当时想要去陪小荷，可是又怕被同行的同学笑话，所以就坐着继续打牌，只回头叮嘱小荷说：“荷，小心点！不要摔倒……”

小荷去了，结果半个小时没有回来。崔思贵急了，就在那时，小荷回来了，一声不吭地坐在了他旁边。崔思贵问她，怎么去那么久？她摇了摇头说，肚子有点不舒服。

崔思贵以为她是来那个了，就没有再问，继续陪同学玩牌。

玩到下午三点钟左右，见蜡烛都点得差不多了，崔思贵就跟同学说：“同志们，咱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晚上你们不要回去了，到我家去摘杏子吃，晚上就在我家玩，吃点羊肉片，明天再回家。反正现在，我们都不用读书了。”

大家听说有杏子吃，还能够吃到阿达的羊肉片，心中自然万分高兴，纷纷举双手同意，都说愿意到崔思贵家去玩。

大家把吃剩的零食收拾了一下，就开始往洞外走。走的时候，小荷是站在崔思贵左边的。可就在大家看到洞外的阳光，即将出洞时，崔思贵一个回头，却发现原本站在身边的小荷不见了。他问身边的同学，所有的同学都摇头，说：“刚才明明一起走的，怎么忽然不见了呢？”

此后，他们往回走，一直在洞内寻找了几个小时。再后来，崔思贵的家人，和小荷的家人都来了，加上当地附近的村民，几十人在洞内搜寻了几天，除了在一湾水潭边发现了小荷的一件毛衣之外，什么也没有找到。

女友失踪后，崔思贵萎靡不振，也不想着去读大学了，隔个三天五天的，他就会带着手电筒往大和尚洞跑。崔思贵说，他从小就听别人说，人死后有灵魂，他那么爱小荷，就算小荷有了不测，也该显显灵，安慰他一下才是。更何况，小荷搞不好还活着。既然如此，她怎么会无动于衷呢？她怎么会忍心看着自己一个人守在这个漆黑的山洞，度过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呢。

在痛苦中度了两年的时光，有一天崔思贵忽然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